

百家類纂

第十五冊

關尹子

文子
亢倉子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百家類纂卷之十六

道家類 文子

道原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無形窈冥寂寥淡漠不聞其聲吾彊為之名字之曰道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苞裹天地稟受無形原流淫汪體冲而不盈濁以靜之徐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星曆以之行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幹輪轉而無廢水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竝應無窮已雕
已琢還復於樸無爲爲之而合乎生無爲言之而通乎德
恬愉無矜而得乎智有萬物不同而含乎生和陰陽節四
時調五行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
不敗獸胎不殞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
婦人不孀虹蜺不見盜賊不行合德之所致也大常之道
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以生莫知其德恃之
而死莫之能怨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
忽兮恍兮不可爲象兮恍兮忽兮應用不詘兮窈兮冥兮
應化無窮兮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
俯仰兮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關一孔萬事之根皆出一門故聖人
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常夫喜
怒者道之衰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
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廢音驚怖爲任
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得其內
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剛䟽達而不博堅彊
而不匱無所太過無所不逮天下莫柔弱於水水爲道也
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倫無涯息耗滅益過於
不訾上天爲雨露下地爲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
不成大苞群生而無私好澤及蛟蜃而不求報富贍天下
而不旣德袍百姓而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

把握擊之不剗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焦淖約流循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彊淪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淖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其間
夫無形者物之太祖無音者類之太宗真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執玄德于心而化馳如神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發號施令而移心易俗其准心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如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嚮應而不知

精誠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耀列星明朗陰陽和調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夫道者藏精于內極神於心靜莫恬淡悅穆胷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行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怨刑天下莫不仰上之象主之者他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賞善罰惡者正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故縱道以被民弗從者精誠弗明也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

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寂然無聲一言而動天下是以無心動化者也故精誠內形氣動于天景星見黃龍下鳳皇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湧波逆天暴物卽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乖晝明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用相通故國之沮亡也天文變世或亂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積氣有以相薄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彊力致也故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抱地氣執冲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

民化遷善若生諸已能以神化者也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也哭者哀之效也情於中應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

九守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混而爲一寂然清澄重濁爲地精微爲天離而爲四時分而爲陰陽精氣爲人煩氣爲物剛柔相成萬物乃生精神本乎天骨骸根于地精神入其門骨骸及其根我尚何存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于俗

不誘於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逆足死順足生故靜淡者神明之宅虛無者道之所居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骨骸者所稟於地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血脉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形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外爲表中爲裏頭圓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有四肢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爲雲肺爲

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爲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州國生受其殃天地之道天地之道至聞以大尚卑節其章先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燠而不息神精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慾寡則耳目清而聽視聰達謂之明五藏能屬于心而無離則氣意騰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無不成患禍與日入衰氣不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多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故耳目淫于聲

色即五藏動搖而不定血氣滔蕩而不體精神馳騁而不
收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故聖人受而不越聖
人誠使耳目精神玄達無所誘暴意氣無失清淨而少嗜
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觀乎往世之外來
事之內禍福之間何足見也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以言
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亂耳使
耳不聽五味亂口使口生創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
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夫人所
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生生之厚失難死以生爲者即所
以得長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即無一
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吾處天下亦爲一

物即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死
不可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資而寧之
弗敢極也即至樂極也

符言

老子曰無爲名戶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智主藏於無
形行於無怠不爲福先不爲禍始始於無形動於不得已
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無爲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
無爲而治者失其所治即亂故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
榮華之言後爲懲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前黎
民所以蒙禍者妄議國家典法故也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六 七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剝木生虫還自食人生事還
自賊使信士分財不如探籌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全封
有心於平不如無心之不平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
未嘗不窮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爲禍得在
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凝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
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爲故
無敗

老子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
畜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卽知其所以來矣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小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
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衆人皆知利而
不知病聖人知病之爲利利之爲病故再實之木其根必
傷掘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反爲害天之道也

道德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凡聽者將以達智
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歸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
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
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
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凡聽之理虛心清
靜損氣無感無思無慮目無妄視耳無苟聽尊精積神內
意盈年旣以得之必堅守之必長久之

夫道者原產有始始於柔弱成於剛彊始於短寡成於衆

長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此天之道也聖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退者所以自後儉者所以自小損者所以自少卑則尊退則先儉則廣損則大此天道所成也天道者德之元大之根福之門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寧夫道無爲無形內以脩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爲鄰無爲而無不爲莫知其情莫知其真其中有信天子有道則天下服長有社稷公侯有道則人民和睦不失其國士庶有道則全其身保其親彊大有道不戰而克小弱有道不爭而得舉事有道功成得福君臣有道則忠惠父子有道則慈孝士庶有道則相愛故有道則智無道則苟由是觀之道之於人無所不宜也夫道小行之小得

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服則懷之故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天下不適不往不可爲帝王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得人失道亦不能守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倨肆傲自盈自明執雄堅彊作難結怨爲兵主爲亂首小人行之身受大殃大人行之國家滅亡淺及其身深及子孫夫罪莫大於無道怨莫深於無德天道然也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文子曰夫道德者匡衰以爲正振亂以爲治化淫敗以爲樸淳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人主者民之師也上者下之儀也上美之則下食之上有道德則下有仁義下有仁義

則無淫亂之世矣積德爲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鳳皇翔其庭麒麟遊其郊蛟龍宿其沼故以道蒞天下天下之德也無道蒞天下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爲讎雖欲長久不可得也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曰寡人聞命矣

上德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身治此支體相遺也其國治此君臣相要也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澤而道德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樹忝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

微明

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欲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從其欲也志欲大者兼體方圓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爲之較也智欲圓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措處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乘要以偶衆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故聖人之於善無小而不可

行其爲過也無微而不改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是以無爲而不成也愚人之智固少矣而所爲之事又多故動必窮故以正教化其勢易而必成以邪教化其勢難而必敗捨其易而必成從事於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

自然

老子曰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臨陰陽和四時化懷萬物而不同無故無新無疎無親故能法天者天不一時地不一材人不一事故緒業多端趨行多方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四者相反不可一也輕者欲廢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也故勇者可令進鬪不可令持

堅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夫天地不產一物陰陽不產一類江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林不讓枉撓以成其崇聖人不辭其負薪之言以廣其多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寡而所治者淺矣

下德

老子曰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霆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其四關止其五道卽與道論神明藏於見形精炁反於至真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口當而不以

言心條通而不以思慮委而不爲知而不矜直性命之情
而知故不得害精存於目卽其視明精在於耳卽其聽聰
留於口卽其言當集於心卽其慮通故閉四關卽終身無
患四支九竅莫死莫生是謂真人地之生財大本不過五
行聖人節五行卽治不荒

老子曰地廣民衆不足以爲彊甲堅兵利不可以恃勝城
高池深不足以爲固嚴刑峻罰不足以爲威爲存正者雖
小必存焉爲亡政者雖大必亡焉故善守者無與禦善戰
者無與鬪乘時執自民欲而天下服故善爲政者積其德
善用兵者積其怒德積而民可用也怒畜而戚可止也故
文之所如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
所制者廣廣卽我彊如適若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故
費不移而功十倍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
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勝此不明於
道也

上仁

老子曰古者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計歲而收量民
積聚知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奉如此卽得承所受於天
地而離於飢寒之患其憐怛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
民有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同苦樂卽天下無衰民閭生喜
不然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其情男女不得耕織之業
以供上求力勤田財盡有旦暮無君臣相疾且人之爲生

也一人執耒兩耕不益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
弱仰之而食或時有災害之患以供上求卽人主愍之矣
貪生暴君涸歛其下以適無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
地德矣

老子曰天地之炁莫大于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
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分積
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
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道曰在於剛柔
之間天繩之爲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申之可直而布也
長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休之夫息推卽懷
懷卽不威嚴推卽猛猛卽不和愛推卽縱縱卽不令行推
卽禍禍卽無親是以貴和也

上義

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論慮之以策啗之扶義而勤以圖存
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暴厲其民者卽舉兵而
臨其境則以不義刺之以道行兵至其郊令軍帥曰無伐
樹木無掘墳墓無敗丘穀無焚積聚無捕民虜無聚六畜
乃發號施令曰其國君之逆天地侮鬼神決獄不平殺戮
無罪天之所誅民之所讐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愛有
德也有敢逆天道亂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
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使其縣
克其國不及其民廢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顯其賢良振

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戶而內之積米而儲之惟恐其不來也義兵至於不戰而止不義之兵至於伏尸流血相交以前故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求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爲人者衆助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彊衆之所去雖大必亡

上禮

老子曰艷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厚且清也魚鼈蛟虬莫之爲也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蔭蔽故也故爲政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如此者譬猶廣華者也大則大裂之道也其政汶汶其民惓惓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文子卷終

關尹子題辭

周關令尹喜撰蓋與老子同時啓以著書因去吏而從之按班固志有關尹子九篇自後諸史無及之者意其亡已久矣今所傳一字至九藥蓋徐蕝子禮得於永嘉孫定未知定又何從而得也前有劉向序稱蓋公授曹參參薨書葬孝武帝時有方士來上淮南王安祕而不出向父德治淮南王事得之第文不類向爲可疑耳間讀其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而引吾儒言文之如變識爲智一息得道嬰兒蓋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之類聃之時無是言也或因以假託之與然其文辭峻潔闡揚道意時有中肯款所謂讀之泠泠輕輕

不使人狂固不得而廢之也朱象先之徒尊信如經則
豈誠有所契驗哉

百家類纂

道家類

關尹子

一字篇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為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曰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

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曰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孟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角存羽卑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

曰一陶能作萬噐終無有一噐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曰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乎物迭迭而無非乎電之逸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爲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一害一

曰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曰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漉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于天卽而就之漁釣斃焉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

曰方術之在天下多矣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強或尚弱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

曰聞道之後有所爲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爲無所執者所以之天爲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

曰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曰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
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契
曰以事建物則難以道棄物則易天下之物無不成之難
而壞之易

曰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萬
物物亡而道何在

曰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
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彼
未死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爲生不名爲死彼未契道者雖
動作昭智止名爲事不名爲道

曰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道無

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曰兩人射相遇則巧拙見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兩人道
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無巧無拙無勝無負

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
億萬汗穢投之不見能運小鰕小魚能運大鯤大鯨合衆
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爲不足

曰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
明中區事

曰小人之權歸於惡君子之權歸於善聖人之權歸於無
所得惟無所得所以爲道

曰吾道如劒以刃割物即利以手握刃即傷

二柱篇

關尹子曰若椀若盂若瓶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兆
龜數著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
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
搏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牡一牝胎生形者彼之精
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為水觀為火愛
執而觀因之為木觀存而愛攝之為金先想乎一元之氣
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
存焉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為天自中而降為地
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為火降者為水欲升
而不能升者為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木之為物鑽之
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為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
火之交也水為精為天火為神為地木為魂為人金為鬼
為物運而不已者為時包而有在者為方惟土終始之有
解之者有示之者

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
各異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塵計安知
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曰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
我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各歸

曰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
方而天天地地者存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一
曰夢中鑿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
欲去鑿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盍不汲彼之有無
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曰天非自天有爲天者地非自地有爲地者譬如屋宇舟
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
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曰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者
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筭得風彼未
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即名爲氣何謂非形形之所自
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爲
形曰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之水即寒

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爲之主耳
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
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州國生受其殃天地之道天地之
道至聞以大尚卑節其章先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
燠而不息神精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
外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
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慾寡則耳目清而聽視聰達謂之
明五藏能屬于心而無離則氣意騰而行不僻精神盛而
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無不成患禍與日
人衰氣不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多所見大者所知小夫
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故耳目淫于聲

色即五藏動搖而不定血氣滔蕩而不體精神馳騁而不收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故聖人受而不越聖人誠使耳目精神玄達無所誘暴意氣無失清淨而少嗜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觀乎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何足見也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亂耳使耳不聽五味亂口使口生創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生生之厚失難死以生為者即所以得長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吾處天下亦為一而日無厚薄

曰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

曰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為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

曰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曰聖人之道或以仁為仁或以義為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為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得曰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六
觀聖人道無為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曰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公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冥此乃見聖人

曰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綱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曰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宇舟車同也富貴貧賤同也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衆人彼仰其高侈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曰魚欲異羣魚捨水躍岸即死虎欲異羣虎捨山入市即擒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爾

曰如鐘鐘然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惟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惟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

曰螂蛆別名蜈蚣食蛇蛇食蛙蛙食螂蛆互相食也聖人之言

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

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芒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

曰渾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糞已時土已時翺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

曰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裴裴然所以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

曰聖人以有言有爲有思者所以同乎人未嘗言未嘗爲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彀是以聖人渾之

曰賢人趨上而不見下衆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

曰天下之理夫者倡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鼈行道雖絲紛事則綦布

曰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子子爾胡然徹爾胡然唐唐爾胡然滅滅爾惟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

曰雲之卷舒鳥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

四符篇

曰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首其往無尾則吾之精一滴無存亡爾吾之神一歛無起滅爾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

曰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木精主水魂主金金生水
故精者魂藏之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魂藏之惟
火之爲物能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魂魂惟
精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爲精神在天爲熱在地爲火
在人爲神魂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人爲鬼魂在天爲風
在地爲水在人爲魂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
萬水可合爲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
可合爲一火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金之爲物
可合異金而鎔之爲一金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
如木之爲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爲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精
吾神吾魂吾魄何者死何者生

曰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魂因
魂有精五行回環不已所以我之僞心流轉造化幾億萬
歲未有窮極然核芽相生不知其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
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
無雄之雌惟其來于我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爲我無
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

曰衆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聖人以魂運魄
者木有餘則金不足也蓋魄之藏魂俱之魂之游魄因之
魂晝寓目魄夜舍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見者魂無分別
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魂狃習也夢者魄無分別析
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狃習也土生金故意生魄神

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惟聖人知我
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是以萬物之來我皆
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
蓋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魄矣蓋無土則無金一者不存
五者皆廢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鬼斯能渾天地萬物以
爲魄凡造化所妙皆吾鬼造化所有皆吾魄則無有一物
可役我者

曰鬼云爲鬼鬼白爲鬼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云者風
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
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者鬼從鬼升重濁者鬼從鬼降有
以仁升者爲木星佐有以義升者爲金星佐有以禮升者

爲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爲水星佐有以信升者爲土星佐
有以不仁沉者木賊之不義沉者金賊之不禮沉者火賊
之不智沉者水賊之不信沉者土賊之鬼鬼半之則在人
間升鬼爲貴降鬼爲賤靈鬼爲賢厲鬼爲愚輕鬼爲明重
鬼爲暗揚鬼爲羽鈍鬼爲毛明鬼爲神幽鬼爲鬼其形其
居其識其好皆以五行契之惟五行之數參差不一所以
萬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以五事歸五行以五行作
五蟲可勝言哉譬猶兆龜數著至誠自契五行應之誠苟
不至兆之數之無一應者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

對

曰五者具有鬼鬼者識目者精色者神見之者爲鬼耳目

口鼻心之類在此生者愛爲精爲彼生父本觀爲神爲彼
生母本愛觀雖異識生彼生生本在彼生者一爲父故受
氣於父氣爲水二爲母故受血於母血爲火有父有母彼
生生矣惟其愛之無識如鎖之交觀之無識如燈之照吾
識不萌吾生何有

曰如桴扣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桴
已往矣餘聲尚在終亦不存而已矣鼓之形如我之精鼓
之聲如我之神其餘聲者猶之冤鬼知夫倏往倏來則五
行之氣我何有焉

曰夫果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三
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生物夫精水神火意
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其中橫見有事猶
如術祝者能於至無中見多有事

曰鬼者木也木根於冬水而華於夏火故人之冤藏於夜
精而見於晝神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
神故所見人同蓋神未嘗有我

曰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而游
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
駕八荒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吸氣
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所以假外以延
精神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窮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
不窮所以假內以延精神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

之矣

曰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而明可以輕寃義則陰而冥可以御曰蟻娘轉丸丸成而精思之而有蟬白者存丸中俄去殼而蟬彼蟻不思彼蟬奚白

曰人之厭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為妖不名為道

五鑑篇

關尹子曰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竒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

為身或以幽為身或以風為身或以氣為身或以土偶為身或以彩畫為身或以老畜為身或以敗器為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為鬼所攝者或解竒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于躬惟曰道于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役萬物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

曰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得而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備之借能靜則動搖之惟聖人能歛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微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

百家類纂卷之十一
問吾之云爲

曰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曰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曰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

曰夜之所夢或長於夜心無時生於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魏之晉之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

曰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奭善心者師心

不師聖

曰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於是無遣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遣之猶存無曰莫莫爾無曰渾渾爾猶存譬猶昔游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遣善去識者變識爲智變識爲智之說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曰識如認黍爲稷認玉爲石浮游罔象無所底止譬觀竒物生竒物想生竒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於來日想識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曰想曰識譬犀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習中之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一
曰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夫惟意則
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
無覺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歛起滅爾吾心有
大常者存

曰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真何
况於識識尚非真何況於情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為
有於至變中執以為常一情認之積為萬情萬情認之積
為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
本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
造化役之固無休息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
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之則
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虛於一炁中變成萬
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變為氣能變為形而
我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
不能役之

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
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歛而使之然苟
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
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
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不怖畏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
往獨來

曰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外不

見我內不見心

曰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

曰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

曰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

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六七篇

關尹子曰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孰為我孰為

人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為我孰為人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豈可以思痛異之世之人以獨見者為夢獨見者為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為夢孰為覺世之人以暫見者為夢久見者為覺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炁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炁二者皆我陰陽孰為夢孰為覺

曰好仁者多夢松柏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刀金鐵好禮者多夢簞簋邊豆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岳原野役於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

夢亦隨變五行不可拘聖人仰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

曰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怪此怪不及夢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

曰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不見我形可隱以一炁生萬物猶棄髮可換所以分形以一炁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无所以隱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爲之乎

曰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曰耕夫習牛則獷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沉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爲我我之一身內變螭蛔外炁蟲蚤痕則龜魚瘦則鼠螳我可爲萬物

曰我之爲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砂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

曰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鰕至微亦能放肆乎海曰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懷土哉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一
曰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心自揆
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內聖人皆僞之

曰我身五行之炁而五行之炁其性一物借如一所可以
取水可以取火可以生木可以凝金可以變土其性含攝
元無差殊故羽蟲盛者毛蟲不育毛蟲盛者鱗蟲不育知
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

曰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鐘鼓無我能
見大音舟車無我能見遠行故我一身雖有智有力有行
有音未嘗有我

曰蟻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溥天之下我無在
曰心意者猶忘饑心忿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
猶忘痛苟吸氣以養其和孰能饑之存神以滋其煖孰能
寒之養五藏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藏於五行
則無知也孰則痛之

曰人無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知有爲不害其爲無
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

七釜篇

關尹子曰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
道運事者周之百爲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
可以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爲百年能以
百年爲一日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爲百里能
以百里爲一里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知道

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鳥獸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
輕矣可以騎鳳鶴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冥矣可以席
蛟鯨有即無無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實即虛虛即
實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
侍星辰古即今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人即我我
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物即我我即物知此
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知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
女嬰知炁由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爐冶以此勝物虎豹
可伏以此同物水火可入惟有道之士能爲之亦能能之
而不爲之

曰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冰死死
能行枯木能華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語
皆純炁所爲故能化萬物今之情情不停亦炁所爲而炁
之爲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炁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
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
去來郵常自若

曰有誦咒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
御炁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而易於信物故假
此爲之苟知惟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曰人之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惟聖人不
存不變

曰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聖人賓事

去物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
曰萬物變遷雖互隱見烝一而已惟聖人知一而不化
曰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皆見之於著
不能見之於微聖人任化所以不化

曰室中有常見聞矣然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既而之郊
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
聖人動止有戒

曰譬如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蒼然蔚
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
曰天下之理是或化爲非非或化爲是恩或化爲讐讐或
化爲恩是以聖人居常慮變

曰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
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萬化雖移不能厄我

曰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譬如風雲須臾變滅金
玉之性歷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殆
有未嘗化者存

曰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老
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鴿鷹鳩之化無昔無今

八籌篇

關尹子曰古之善操著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
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小中示多多中
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

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
內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
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爲道

曰水潛故蘊爲五精火飛故達爲五臭木茂故華爲五色
金堅故實爲五聲土和故滋爲五味其常五其變不可計
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
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
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形以
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曰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則愛從之愛從之則
精從之蓋心有所結先凝爲水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淚出

心愧物汗出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水生木木生火火
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尅不可勝數嬰兒盡女金樓
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有非此物存者

曰鳥獸俄啣啣俄旬旬俄逃逃草木俄茁茁俄停停俄蕭
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繫有運者存焉爾有之在彼無
之在此鼓不桴則不鳴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桴不手則不
擊

曰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
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不執之即
道執之則物

曰知物之僞者不必去物譬如見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

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

九藥篇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天既無可必者人人無能必者事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未有當繁簡可當戒忍可當勤惰可

曰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曰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聲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邇者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邇

者亦不聞遠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曰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爲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鐘或愛鼓是執一聲爲耳也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曰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曰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威鳳以難見爲神是以聖人以深爲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爲紀

曰瓶有二竅以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

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物
曰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於未失之
前惟其不恃已聰明而兼人之聰明惟其無我而兼天下
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曰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一身
之善又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惟隨時同俗先機後
事捐忿塞慾簡物恕人權其輕重而爲之自然合神不測
契道無方

曰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
非賢愚之外故道德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故或合或離
事交者合則離

曰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
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
廣當樂急要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學
之多弊不可不救

曰不可非世是已不可卑人尊已不可以輕忽道已不可
以訕謗德已不可以鄙猥才已

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
而在訥

曰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
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
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

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爲道
曰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短少智者不爲
人所勞少能者不爲人所役

曰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懲之以默吾道不窮
曰謀之於事斷之於理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事師於今理
師於古事同於人道獨於已

曰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
是可爲而不可執若執之則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曰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他務竒務者窮困灾厄
及之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捨此就彼

曰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
暫而已久則害生

曰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徹或曰空同
或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
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

曰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芣苢用之當桔梗芣苢生之
不當金玉斃之

曰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
害必居一于此矣喻道者不言

曰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不
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
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

曰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聖人言沉沉所以使人瘖惟聾則不聞聲惟盲則不見色惟瘖則不音言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知偽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曰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辯

曰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銳爾事

關尹子卷終

亢倉子題辭

史記莊子傳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陳氏以爲首篇所載與莊子庚桑楚同亢倉者庚桑聲之變也今讀其篇往往采列子文子呂氏春秋說苑戴氏禮諸書論殊而辭異可謂雜而不純者矣周氏涉筆曰其稱危代以文章取士則剪巧綺濫益至而正雅朴素益藏又一鄉一縣一州被青紫章服皆唐制也其爲唐人所僞無疑且其書多作古文奇字豈內不足者必假外飾與晁氏謂天寶初王士元所撰獻今取其稍近於理者附之篇

亢倉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

道家類

元倉子

全道篇

水之性清土者扣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扣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代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捐之此全性之道也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無外志凝宇宙德若天地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憚此之謂全道之人心平正不為外物所誘曰清

清而能久則明明而能久則虛虛則道全而居之

道所以保神德所以宏量禮所以齊物物所以養體好質
白之物者以黑爲汚好質黑之物者以白爲汚吾又安知
天下之正潔汚哉由是不主物之潔汚者矣夫瞽視者以
黈爲赤以蒼爲玄吾乃今所謂皂白安知識者不以爲赭
黃吾又安知天下之正色哉由是不遁物之色矣夫好貨
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馬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書
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吾又安知天下之果可好者果可
惡者哉由是不見物之可以保戀矣無能滑吾真矣

陳懷君柳使其大夫禱行聘於魯叔孫卿私曰吾國有聖
人若知之乎陳大夫曰奚以果明其聖叔孫卿曰能廢心

而用形陳大夫曰弊邑則小亦有聖人異於所聞曰聖人
謂誰陳大夫曰有亢倉子者備得老聃之道其能用耳視
目聽定公聞而異焉使叔孫氏報聘且致亢倉子待以上
卿之禮亢倉子至賓于亞寢魯公卑辭以問之亢倉子曰
吾能視聽不用耳目非能易耳目之所用告者過也公曰
孰知是寡人增異矣其道若何寡人果願聞之亢倉子曰
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
有唯然之音雖遠際八荒之表邇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
吾必盡知之乃不知爲是我七竅手足之所覺六腑五臟
心慮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用道篇

天不可信地不可信人不可信心不可信惟道可信賢主
秀士豈知哉昔者桀信天與其禮四海已不勤於道天奪
其國以授殷紂亦信天與其禮四海已不龔於道天奪其
國以授周今夫惰農信地實生百穀不力於其道地竊其
稊稼而荒翳之齊后信人之性酌讓不明於其道舉全境
以付人人實鴟義而有其國凡人不修其道隨其心而師
之營欲茂滋災疾朋豐戕身損壽心斯害之矣故曰惟道
可信天地非道不能悠久蒼生非賢不能靖順庶政非才
不能和理夫用道之人不露其用福滋萬物功歸無有神
融業茂靈慶悠長知而辨之謂之識知而不辨謂之道識
以理人道以安人夫雞辰而作負日任勞流汗灑地夜分

僅息農夫之道也俯拾仰取銳意錐撮力思搏精希求利
潤賈豎之道也嚙氣谷神宰思損慮超遙輕舉日精鍊仙
高士之道也剗情端想畢志所事倫揆忘寢謀效位司人
臣之道也清心省念察驗近習務求賢良以安萬姓人主
之道也若由是類之各順防其志度不替塞其業履是謂
天下有道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
克保三全是謂清賢道德順則鬼神助信義敦則君子全
禮義備則小人懷有識者自是無識者亦自是有道者靜
默闇鈍者亦靜默物固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先號後笑
始吉終凶身可親而才不可親才可敬而身不堪敬敬甚
則不親親甚則不敬親之而踈踈之而親恩甚則怨生愛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六
多則憎至有以速爲貴有以緩爲貴有以直爲貴有以曲
爲貴百事之宜其由甚微不可不知是故智者難之靜則
神通窮則意通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理勢使然同道者相
愛同藝者相嫉人情自然也多才而好謙貧賤而不諂處
勞而不爲辱富貴而恭勤可謂有德者也

政道篇

人無法以知天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知天若四
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當則諸生血氣之類皆得其處
而安其產矣人臣亦無法以知主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
加知主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宜則親踈遠近賢不肖
者皆盡其力而以爲用矣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

夫百姓勤勞則物殫盡則爭害之心生而不相信矣人不
相信由政之不平也政之不平吏之臯也吏之有臯刑賞
不齊也刑賞不齊主不勤明也夫主勤明則刑賞一刑賞
一則吏奉法吏奉法則政下宣政下宣則人人得其所而
交相信矣是知天下不相信者由主不勤明也

亢倉子居息壤五年靈王使祭公致篚帛與紉璐曰余末
小子否德忝位水旱不時藉爲人君何以禳之亢倉子曰
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過也陽於國政
類德人事類盈楚以爲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脩德百官
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
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天下之人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六
四
得其欲則樂樂則安不得其欲則苦苦則危若人主放其欲則百吏庶長具展其欲百吏庶長具展其欲則天下之人貧者竭其力富者竭其財四人失其序皆不得其欲矣天下之人不得其欲則相與提携保抱逋逃隱蔽漂流拮采以祈性命吏又從而捕之是故不勝其危苦因有群聚背叛之心生則國非其國也勿貪戶口百姓汝走多壯城池百姓汝疲賦歛不中窮者日窮刑罰且貳匱者日匱科禁大行國則以傾官吏非才則寬猛失所冥與百姓爭利則狡詐之心生所以天下姦而難知天下難知則上人疑上人疑則下益惑下既惑則官長勞官長勞則賞不足勸刑不能禁易動而難靖此由官不得人故也政術至要力

於審士士有才行比於一鄉委之鄉才行比於一縣委之縣才行比於一州委之州才行比於一國委之國政而後廼能無伏士矣人有惡戾於鄉者則誨之不改是為惡戾於縣則撻之不改是為惡戾於國則誅之廼能無復逆節矣誠如是舉天下之人一一畏懷無有干冒諂慢之萌矣此之謂靖人凡為天下之務莫大求士士之待來莫善通政通政之善莫若靖人靖人之才蓋以文章考之百無四五以言論考之十或一二以神器靖作態度考之十全八九是皆賢王慶代明識裁擇所能爾也王天下者若以文章取士則翦巧綺縵益至而正雅素實益藏矣以言論取士則浮談游飾益來而蹇諤諍真益晦矣以神氣靖作態

度取士則外正內邪益尊而清脩明實益隱矣若然者賢愈到政愈僻令愈勤人愈亂矣夫天下至大器也帝王至重位也得士則靖失士則亂故人主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嗚呼守國聚人者其胡可以不事試於士乎人情失宜主所深恤失宜之大莫痛刑獄夫明達之才將欲聽訟或誘之以詐或勝之以威或開之以情或苦之以戮雖作設權異而必也公平故使天下之人生無所於德死無所於怨夫秉國建吏持刑若此可謂至官至官之代羣情和正諸產咸宜愛敬交深上下條固不可搖蕩有類一家苟違領凌逆安得動哉

至理之代輿服純素憲令寬簡禁網踈濶夫輿服純素則人不勝羨憲令寬簡則俗無忌諱禁網踈濶則易避難犯若人不勝羨則嗜欲希微而服役樂業矣俗無忌諱則抑閉開舒而歡欣交通矣易避難犯則好惡分明而貴德知耻矣夫服役樂業之謂順歡欣交通之謂和貴德知耻之謂正浮墮之人不勝於順逆節之人不勝於和姦邪之人不勝於正順和正三者理國之宗也衰末之世輿服文巧憲令禳祈禁網頗僻夫輿服文巧則流相炎慕憲令禳祈則俗多忌諱禁網頗僻則莫知所遁若流相炎慕則人不忠潔而耻樸貴華矣俗多忌諱則情思不通而上下膠戾矣莫知所遁則讒颺繁興而衆不懼死矣夫耻樸貴華之謂浮上下膠戾之謂塞衆不懼死之謂冒真正之士不官

於浮公直之士不官於塞噐能之士不官於冒浮塞冒三者亂國之梯也

荆君熊圉問水旱理亂元倉子曰水旱由天理亂由人若人事和理雖有水旱無能為害堯湯是也故周之秩官云人彊勝天若人事壞亂縱無水旱日益崩離且桀紂之滅豈惟水旱荆君北面遵循稽首曰天不棄不穀及此言也乃以弘璧千朋為亢倉子壽拜為亞尹曰庶吾國有瘳乎亢倉子不得已中宿微服違之他邦

至理之代山無偽隱市無邪利朝無佞祿

國產問何由得人俗醇樸亢倉子曰政煩苛則人姦偽政省一則人醇樸夫人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蠖屈之於葉也

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曰何為則人富亢倉子曰賦歛以時官上清約則人富賦歛無節官上奢縱則人貧

勾粵之斡鏃以精金鷲隼為之羽以之楛箒則其與槁樸也無擇及夫蕩寇爭衝覲武決勝加之駭弩之上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蜚景之劒威奪白日氣盛紫蜺以之割獲則其與剛刃也無擇及夫凶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則千里之內不畱行矣夫材有分而用有當所貴善因時而已耳昔者明王聖帝天下和平萬物茂暢羣性得極善因時而勿擾者也近古以來天下姦邪者衆正直者寡輕薄趨利者多敦方退靜者蠱姦者出言等於忠言遂使天下之人交相疑害悲夫作法貴於易避而難犯救

百家類纂卷之十一
七
九
弊貴於省事而一令除去豪橫則官人不敢務私利官人不敢務私利而百姓富史刑曰青災肆赦不欲數赦數則惡者得計平人生心而良賢否塞矣人有大爲賊害官吏捕獲因廣條引誣陷貞良濶遠牽率冀推時序卒蒙赦宥遇賊害者訖無所快自毒而已由是平人逃生黠計吏勞政酷莫能鎮止此由數赦之過也夫人之所以惡爲無道不善者爲其有罰也所以勉爲有道行義者爲其有賞也今無道不義者赦之而有道行義者被妒而不賞欲人之就善也不亦難乎代有賢主秀士肯察此論人怨者非不接人也神怒者非不事神也巧佞甚人愈怒淫祀盛神愈怒

君道篇

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物攫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代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以爲立之本矣草鬱則爲腐樹鬱則爲蠹人鬱則爲病國鬱則百戾竝起危亂不禁所謂國鬱者主德不下宜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忠臣正士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克己復禮賢良自至君耕后蚕蒼生自化由是言之則賢良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堯舜有爲人主之勤無爲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爲人主之位無爲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六
心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由是重天下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謂其有萬物也所謂有邦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爲本人安則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術至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鑰石也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鸚視不明者正以爲隼明者視之乃鸚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竒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聽而視之正爲君子明者聽而視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

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於乎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代主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斷則無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萬類咸失其道矣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是知循理之代務求

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代務取可聞可見之材於乎
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數敘以買譽以心慮取人
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正以勤德則不言而自化吏數敘
以買譽則刑之而不畏代主豈不知哉

臣道篇

夫國之將興也朝廷百吏或短或長或醜或美或怡或屬
或是或非雖聽其言觀其貌有似不同然察其志徵其心
盡於爲國所以剛訐不怨黜退不愕議得其中無違乎理
故天不惑其時地不乏其利人不亂其事鬼神開贊蠻夷
柔同保合太和萬物化育國之將亡也朝廷百吏姿貌多
美顏色諧和詞氣華柔動止詳潤雖觀其貌聽其言有若

歡洽然察其志徵其心盡在競位所以聞奇則怪見異必
愕狙嫉相蒙遂喪其道故天告災時地生反物人作凶德
鬼神間禍戎狄交侵喪亂弘多萬物不化夫不矜人力不
損官吏而功成政立下阜百姓上滋主德如此者忠賢之
臣也若費財煩人危官苟效一時功利規賞於主不顧過
後貽災於國如此者姦臣也至理之代官得人不理之代
人得官

和龍觀問事君亢倉子曰既榮死而臣人者也心莫若公
貌莫若和言莫若正公不欲露和不欲雜正不欲犯古之
清勤爲國修正今之清勤爲身修名夫爲國脩政者區處
條別動得其宜合於大體爲身修名者區處條別致遠不

通拘於小節是知心以道為主抵物得其所心以事為主
抵物失其所臣居上位不諫下位不公不合贍其祿君不
嚴敬大臣不彰信小臣不合官其朝有才者不必忠忠者
不必有才臣不患不忠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不患不信
適恐信之而莫能事事上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理中等
之人得其性則天下亂明主用上等之人當委以權宜便
事肆其所爲用中等之人則當程課其功示以賞罰

賢道篇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爲愛身而不死
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自知有才識之人外恭謹
而內無憂其於衆也和正而不狎親之則彌莊踈之則退

去而不怨窮厄則以命自寬榮達則以道自止人有視其
儀賢也聽其聲賢也徵神識或負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
入則諷譽出則龔默職司勤辨居室儉間其未見用也藏
身於終藏識於目藏言於口飽食安步獨善其善貞而不
怨智者不疑事識者不疑人有識之士行危而色不可踈
言遜而理不可拔凡謂賢人不自稱賢效在官功在事事
太平之時上士運其識中人竭其耐小人輸其力

祭公問賢材何從而不至亢倉子曰賢正可待不可求材
慎在求不在無若天子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則
賢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內明目而視清耳
而聽坦心而無鬱矣天自成地自寧萬物醇化鬼神不能

靈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勤明大臣和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直靖人之材至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曲心巧應毀方破道之材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隨之求士也則竒姓異名及媚怪術之材至若天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逐譽貪濁浮麗之材至若天子依違大臣回佞之求士也則內忠外僻情毒言和之材至故曰材慎在求不在無

祭公曰夫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不求而自至者乎亢倉子曰夫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衆矣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寡無道者衆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

不求而自至者多矣祭公曰賢固濟天下材亦能濟天下俱濟天下賢與材安取異邪亢倉子曰窘乎哉其間也功成事畢不殉封譽恭退樸儉之謂賢功成事畢榮在祿譽光揚志滿之謂材賢可以鎮國材亦可以理國所謂鎮者和寧無爲人不知其力所謂理者勤率其事人知所於德一賢統衆材則有餘衆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域有居山林而誼者有在人俗而靜者有誼而正者有靜而邪者凡視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萬不一視察其貌端雅而實小人者十而九夫不練其言而知其文不責其儀而審其度不采其譽而知其善不流其毀而斷其實可謂有識者也

訓道篇

閔子騫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仲尼曰道者自然之
 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萬
 類不希性壽其功至實而不為物府不為事官無為功尸
 捫求視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
 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順為本意以承之順承
 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
 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忘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
 不敬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
 謂全孝故至誠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
 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孝矣庶母惑父屢憎害之

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實之于時天休震動
 神明駿赫導穴而出奉養滋謹由是玄德茂盛為天下君
 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文王之為太子也其大老矣朝夕必
 至乎寢門之外問寺人曰茲日安否如何曰安太子溫然
 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太子必視寒煖
 之節食下必知膳羞所進然後退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
 齋膳宰之饌必敬視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
 子亦能食嘗饌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
 初君后有過怡聲以諷君后所愛雖小物必嚴龔是故孝
 成於身道治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靜作
 進退天必贊之故紂不能害夢啓之壽卜世三十卜年七

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閔子騫曰善事父母之道既幸聞矣敢問教子之義仲尼曰凡三王教子必視禮樂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交修則德容發輝于貌故能溫容而文明夫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况利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擇建忠良真正之士爲之師傅欲知其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夫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三王教子之義也閔子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交遊稱其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弟德行之聲溢於天下此善事父母之所致也

君子檢身常若有過衣其衣食其食知其過而不克有以正之者君子耻之將欲有言識其必不能行者君子罕之當責衆人之惡者視已善乎哉當責衆人之邪者視已正乎哉此之謂返明

謂多言之人爲踈露亦有辭約而不密者謂輕佻之人爲不定亦有體閒而心躁者謂叢禱之人爲猥細亦有外潔而內濁者若類而引之不可殫載若非徹識安能洞詳外靜而內動者搖思而損性奔走而逐利者勞力而害名人生於代或有事不遂志而宣言云不遇時者是無異負丹頸之罪俟時行戮豈不殆哉其有博才通識未見稱用者正可云時非不清命未與耳豈不韙歟

農道篇

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
入捨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
家時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忘本而事末則好智
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爲非以非爲
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業農業非徒爲地也
貴其志也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安則主位
尊人農則童童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博深農則
其產複其產複則重流散重流散則死其處無二慮是天
下爲一心矣天下一心軒轅凡遠之理不是過也古先聖
王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躬率諸侯耕
籍田大夫士第有功級勸人尊地產也后妃率嬪御絲於

郊桑公田勸人力婦教也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
男女貿功資相爲業此聖王之制也故敬時愛日埒實課
功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勤之十人食之當時之務不
興土功不料師旅男不出御女不外嫁以方農黃帝曰四
時之不正正五穀而已耳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天也
養之者地也是以稼之容足耨之容耰耘之容手是謂耕
道農攻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龔教之以土功是謂大
凶凡稼蚤者先時暮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生災冬至
已後五旬爲七日而昌生於是乎始耕事農之道見生而
藝生見死而穫死天發時地產財不與人期有年祀土無
年祀土無失人時迨時而作過時而止老弱之力可使盡

起不知時者未至而逆之既往而慕之當其時而薄之此
從事之下也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產於塵上
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踈於其施土無使不
足亦無使有餘畎欲深以端畎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
然後盛生吾苗有行故速長彊弱不相害故速大正其行
通其中踈爲冷風則有收而多功率稼望之有餘就之則
踈是地之竊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是事之傷也苗其弱
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三以爲族稼乃
多穀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
爲糝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踈樹境
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踈則多糝境而獨居則多死不

知耨者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糝上下不安
則稼多死得時之禾長稠而大穗園粟而薄糠米粘而香
春而易而食之彊失時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多糝而青
當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搏米而寡糠失時之黍大本華
莖葉膏短穗得時之稻莖葆長稠穗如馬尾失時之稻纖
莖而不滋厚糠而蓄死得時之麻踈節而色陽堅臬而小
本失時之麻蕃柯短莖岸節而葉蟲得時之菽長莖而短
長其莢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繁實稱之重食之息
失時之菽以長而蔓浮葉虛本踈節而小莢得時之麥長
稠而頸族二七以爲行薄翼而蘗色食之使人肥且有力
失時之麥胼腫多病弱苗而翠穗是故得時之稼豐失時

之稼約庶穀盡宜從而食之使人四衛變疆耳目聰明凶
氣不入身無苛殃善乎孔生之言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
涼夫溫涼時適則人無病疹人無病疹是疫癘不行疫癘
不行咸得遂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農王
不務農是棄人也王而棄人將何國哉

兵道篇

兵之兆在心懷恚而未發兵也疾視作色兵也傲言推梭
兵也侈鬪攻戰兵也此四者鴻細之爭也未有蚩尤之時
人實揭材木以鬪矣黃帝用水火矣共工稱亂矣五帝相
與爭矣一興一廢勝者用事夫有以用藥而死者欲禁天
下之醫非也有以藥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

用兵而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譬
水火焉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是故怒詈不可
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古之聖王
有義兵而無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若人人之悅也
若孝子之見慈親餓隸之遇美食號呼而走若疆弩之射
深谷也勝負之決勿徵於他必反人情人之情欲生而惡
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
矣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
人古之至兵蓋重令也故其令疆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
敵誦先勝之於此則勝之於彼誠若此則敵胡足勝也凡
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為利則刃無

所與接矣此之謂至兵傲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勢不
俱勝不相立故義兵入於敵之境則人知所庇矣兵至於
國邑之郊不踐果稼不穴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得人
虜虜而歸之但與人期以斂敵資以章好惡以示逆順若
此而猶有悞狼凌宕不聽者雖行武焉可也先發聲出號
令曰兵之來也以除人之讎以順天之道故尅其國不屠
其人獨誅所誅而已於是舉選秀士賢良而尊封之求見
孤疾長老而拯敬之發府庫之財散倉廩之秩不私其物
曲加其禮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人一人則天下之人爭事
之矣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悅故義兵至則鄰之

人歸之若杯水諸國之人望之
如父母行地滋遠得人滋衆

元倉子卷終

